

▲▼台前幕后
张旭 摄于漳州古城木偶表演馆

诗情画意

木偶戏

□慧心

最恢宏的民间乐阵中
掌上慈悲、率真的人儿
款款而来
在多年以后
在古城
遥遥与你对视
它们不会说话
却擅长用无声的语言诉说
诉说一个个久远或离奇
但注定是烟火萦绕的故事
熟悉的乡音不再是虚幻

轻轻掸去历史尘埃
它们正在演绎厚厚的史书
千年之上 千年之下
那些掌中千古的英雄
正在继续着人生
生命中的生命
美与虚幻
哪一种更真实?

生命的卑微与崇高
仿佛触手可得
时光的经纬
早已摄下忠奸善恶
透过花开花谢 月圆月缺
可以辨认
古老岁月悠悠的理
还有小城的自豪与荣耀
守护内心光明
谁还说那不是人生?

馨香一瓣

与时间对话

□朱谊深

曾想
紧紧抓住你的容颜
只想静静地聆听
曾经的哭与笑

曾想
紧紧攥住渴望的眼神
在春季,百草丰茂的激情
山川峡谷的惬意

是的。伸一伸手
这一切的远离
隔着时间的玻璃
听到怀旧的纠结

不会为谁而停留
你的绝情抒写你的忧伤
一转眼物是人非的愁肠百转
已是夜深人静的一声叹息

就用那一块结痂的印记
愈合岁月的痕迹
在尴尬的角落滋生
勇敢的微笑
那是唯一的、与时光亲吻的甜蜜

你的改变是唯有不变
静坐时光的列车
紧随你的一段旅途
从胸中穿过
平静的丘壑、安逸的河流
我的不变就是顺应你的变化

明天,还是与你
继续远行
在前方穿越山河的风起云涌

“我今天下班,遇见了一只不愿意散步的狗,一个骑共享单车拿着一块豆腐的中年男人,两个戴着蓝牙耳机走路聊天的女生,一个骑车动作很大但是不快的胖胖小学生,一个在公交站看简谱的女生。”

在无聊地度过了第十五个下班路的时候,我终于忍无可忍,做起了算术题。在进入工作之后,我好像失去了以往对于周围环境的那种感知。天很漂亮,花开得很好、路边拌嘴的老夫妻……以往随处都是的美好忽然消散,只剩下耳机里用来消遣的音乐和面前日复一日走过的路。我每天穿着一样的鞋,听着一样的歌,走着一模一样的路、路过一成不变风景……这好像是疲惫的大人世界里,最基础的课程,要忍受枯燥,忍受无趣。

但我而言,这似乎是比无法做喜欢的工作更恐怖的存在。我看着身边的人潮,脑子里空空荡荡,只有早上起早了、多久到公司、今天能不能按时下班和晚上吃什么。朋友说是因为我太紧张,紧绷的弦猛然在下班时刻松开,难免会变得迟钝,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昔日革命摇篮,如今成为红色旅游胜地。桂花飘香的季节,我在上杭县古田村且听风吟。江南的景致,即便是山区,也有着千种妩媚万种明艳。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竹海,层峦叠翠。烈日高阳下,那清澈如洗的竹叶,嫩嫩的,绿绿的,吸引着我们的视线。一支支竹箭从土里钻出来,亭亭玉立,到了顶端“砰”的一声,枝叶一下子全打开来,犹如一把把浅绿的遮阳伞汇聚在一起,遮天蔽日,令人顿感无限的凉爽。微风拂过,竹海上波涛汹涌,一浪推着一浪,那一片嫩青色和墨绿色铺天盖地,山乡竹林旺盛的景象与纷至沓来接受红色教育的人群相得益彰。沿着水泥路往前追溯对面竹林峰回路转的尽头,忽然,柳暗花明又一村,群山环抱中一片方圆20多公里的丰饶盆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古田会议会址到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

传承红色基因

暗香浮动古田村

□杨燕芬

子里,我们来到这里,实地学习党史,寻找先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走在古田村的乡间小路上,晾晒的稻谷与道旁的桂花树连同青山翠竹一起点缀着革命旧址,散发着稻香与桂花的香气夹杂着,扑面而来,沁入心脾。循着淡淡的香气,我们步入了伟人们曾经激扬文字的万源祠。四合院式平房建筑的万源祠,青砖白墙黛瓦红柱,一派古朴端庄。它本是廖氏宗祠,始建于1848年,辛亥革命后改为古田历史上第一所小学——和声小学。1929年红四军进驻古田,和声小学改名为曙光小学。同年底,曙光小学的教室被布置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的会场。时光流转,那带着清香的翠竹,那铺展在地的稻谷,以及满树芬芳的桂花,都在暖阳下显示出历史远去的痕迹。

主席团外侧悬挂的欧式挂钟仍停留在1929年12月28日那个大雪纷飞的时刻,会场的布置一如九十二年前的模样,这场注定要彪炳史册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建军之

风情万种

知了声声里

□赖建河

“知——知——知——”一阵阵蝉鸣,绽放着无限的热情,撕裂着异常沉闷的天空大地,还有我脆弱的心灵。

时令既已入夏,放晴就显燥热。天刚蒙蒙亮,太阳火辣辣,蝉们拼命地尖叫,扰了一早的清静,也成为江滨的一个特色。置身江畔,四处张望,河面天空水阔,小路光影婆娑,树木高大茂密,花草斗艳争奇,是蝉鸣的好场地。蝉,头短眼凸,硬壳圆肚,身子厚重,翅膀轻薄,一看便是典型的叫喊高手、行动乏力的货。这不,循着声浪,细细察看,大树枝上,处处有蝉,或独自一只,或三两成群,趴着身子,扯开嗓子,声嘶力竭地高唱,撕心裂肺地叫喊,“热啊”“热啊”,仿佛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夏天来了。若是你有足够耐心,可以从早听到晚,它们似乎不歇息。有人听得很烦很烦,忍无可忍,不要再叫了。“知了”“知了”,想必蝉又名“知了”,应该缘于此吧。

吸着又苦又涩的树汁,唱着又甘又甜的情歌。我歌唱我快乐!蝉的一生是歌唱的一生,应该也是快乐的一生。去年夏至日,正是中考时,一早便听到蝉的尖叫声,仿佛要作弊传信息,忽然来了点禅意。题了几笔:知了声声里,中考又一季;知了多少题,沙场风烟起。差不多在同一时段,我们组建了一个合唱团,草创时期,队伍不齐,悟性太低,那老师整堂课叫骂得急。蝉

再要适应的时候,又紧绷着投入下一场战斗。这样形容似乎有些不妥,但确实很难从繁琐的工作中放松下来,很难真正地去看看周边发生了什么。

我花了十五天来适应繁忙又混乱的生活,终于决定稍微放过一次自己,切歌的瞬间

人生况味

闲心

□杨郑琪

间我忽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好像在和过去十几天的自己告别。老人带点笑意的声音在我耳机里响起,“既岁岁无忧,我自常有闲心,你的闲心呢?”

我的闲心呢?十几天来,我第一次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停下脚步,试着找那个曾经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自己。那个在公交站捧着蓝色文件袋的姑娘,哼的歌很好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偷偷瞥见的简谱

本、强军之魂。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从此,千千万万革命将士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铸就了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钢铁雄狮。从此,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望着墙壁上一帧帧素朴而又庄重的图片,我不禁耳绝了闹市的喧哗,心寂了功利的浮躁,在时空隧道中激情澎湃于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共产党人的真知灼见。青山不老,白雪作证。触摸着三合地板上那处处焦黑的烤火痕迹,我仿佛看见了当年一百多人围坐篝火旁的情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源祠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掌声;恍然间,我听到雄壮的军号声穿越历史的风尘破空而来,和着骄阳的余晖,落在门前莲花池广袤的水面上,泛起激池的波光。走在鹅卵石铺设的前院大坪,我慢慢回味着“求实、创新、团结、奉献”的古田精神,倾听九十二年前这个偏僻

山坳中响起的思想惊雷,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不绝回响。

成功从古田开始。她是一支火炬,飞越在思潮汹涌烽火连天的岁月,穿行在闽西古田山坳间,在坎坷中前行,在低谷中攀升,大雪为油,疾风助燃,在噤响作响中光芒四射,辉映历史的天空,照亮中国红军和革命的前程。

有一阵风吹过,那是闽西红土地上的熏风,就像有一道耀眼的闪电掠过,就像有一颗火的种子在你的心中发芽生长,你的心不由得跟着那颗燃烧起来的心而激动,再麻木的心也动情了,再彷徨的心也坚定了,再消极的心也充满了蓬勃活力。

大路两边插了很多面党旗,风展红旗如画。梅花山麓,曾经篝火熊熊,慷慨陈词,力挽狂澜,而今已是风轻云淡,湮没在岁月的烟尘,然而古树犹在,万源祠依然,古田会议永放光芒!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古田,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凝聚起不竭的精神力量。今天,古田的红色精神将随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历史机遇更加“天香云外飘”!

地方风物

来一碗粉仔汤

□赖理雷

在我老家德化的偏远农村,有一种叫做“粉仔”的传统食物。

粉仔跟米粉、白粿、碱粿、菜头粿、糯米糍等一样都是以大米为原材料,彼此算沾亲带故。米粉等想必人人都吃过,即使没吃过也肯定见过。但粉仔却不是人人都吃得到的,大多数城里人非但没吃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说见过其庐山真面目了。

据说米粉制作从秦朝就有了,年代相当久远,人们用来招待贵客。而粉仔也是山民作为待客的点心,其具体的年代不详,也无从考究。这种纯手工技艺代代相传于深山老林人家,我猜想其年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因为我的老祖宗就是在唐朝时避祸隐居到德化戴云山脉九仙山下的。

粉仔与婴儿吃的米糊就像是一对孪生子,不同之处是米糊是粉末状而粉仔则是雪白圆形小颗粒状,假如在煮粉仔的时候稍加不小心,如凉水或水未沸腾便急着下锅,是极易把粉仔煮成糊状,沦为米糊的。

大山里,人们是散居的,往往一座山只有一户人家,你住一个山头我住一个山头,颇有一山不容二虎的味道。邻居之间隔沟而望,能对唱山歌亦能相互喊话,但有时邻居间要串门,或走走亲访友,蜿蜒起伏的崎岖山路一走起来往往要好几个小时。以往山民生性淳朴,独居久了自然好客。假如“有朋自远方来”,饥肠辘辘,怎么办?煮个饭,太久,也太稀松平常。

现在的人肯定会说,可以打电话叫外卖送酒送菜,再说平常谁家里面没囤一些啤酒饮料方便面火腿肠啥的,还有牛奶面包可应个急,搜一下,冰箱里面还有饺子等。

但是在以前真的行不通,小农经济、物资匮乏加之交通不便,有钱也无处可买,更何况没钱。智慧的先民们在现有的物资上动脑筋。经过“泡、磨、压、揉、擀、搓、晒、复筛”等多个复杂的工序,千锤百炼,大米变身“粉

仔”,储存在木桶中备用。

每当有远客来,一般由男主人陪客人厅堂就座应酬,或者房前屋后走走看看。煮妇则悄悄到灶间点火,从盐罐里挖出深埋在底部的肥肉,薄薄地切上三片,放入烧红的铁鼎中爆香出油后加水,等水煮开后,再把“粉仔”按同一方向慢慢撒入开水中,一边撒一边用筷子搅动,以防粉仔们粘连在一起。几分钟后,当粒粒粉仔近乎通透的时候,“粉仔粥”就算是做好了,加点盐舀出装碗,淋上一点家酿的糯米酒,一碗香喷喷的“点心”就捧到客人面前。照例是主客一番推让之后,客人最终把粉仔粥笑纳入早已咕咕乱叫的肚子。

父亲跟我说,在他小时候粉仔汤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三片肉白水煮,不能放青菜,说是加了青菜对客人不敬,如果有黄花菜倒是可以。即便是黄花菜也不是家家有天天的。原先德化山区地瘦人穷,他父亲我爷爷一辈子也没吃过一次面条。说着说着父亲的眼睛泛了红。

上世纪80年代,粉仔慢慢成为德化西部地区农家人在农忙用以充饥的小点心。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粉仔味淡,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可塑性,经过当地民间厨师们的几番改良,如在煮粉仔粥时加入一些淮山、青葱等配料增味,也有用鸡汤鸭汤等高汤直接煮的,也可加蛋加肉,可稠可稀,丰俭由人。像一个随和的德化人,到哪都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今的“粉仔粥”已从深山走出,是一道特色主食,大大方方招待远道而来的宾客。

我是从小喝着粉仔汤长大的,几十年来从不间断,对粉仔了解甚深且情有独钟。吃剩的苦菜汤煮粉仔我尤为喜欢,还有就是红菇粉仔汤。想着就美。这时,站在一旁的妻子突然大笑起来,她说,你的喉结动了两下,是不是咽口水了?我白了她一眼,“还不快帮我洗朵红菇去!”粉仔汤造起来。